

庚申外史

14

1475

19



門
卷
19
1422

道光丁未鑄

蕭中夜

海山仙館叢書

位如是朕雖見明宗
其言訖而崩冕忽又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

昭和十五年
十一月二日
鑄

門 1 4
號 1475
卷 19

庚申外史卷上

庚申外史卷上

庚申外史卷上

庚申外史卷上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
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
者晃忽义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
及燕帖古思雖為朕子朕固愛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
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登茲
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
責耳言訖而崩晃忽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

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大懼爲之躊躇者累日自念晁忽
义之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究治其罪姑秘文
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王
室妥歡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
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
絕百寮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者逗遛至至
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燕帖木兒
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
號逾月而崩廟號甯宗旣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

古思文宗后苦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
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西靜江可取他來爲帝且先帝
臨崩云云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
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
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
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竝行馬上舉鞭
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
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畱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
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

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歹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黠慧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籌問其罪加烙其體翼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

雖不言甚銜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不復畱心政事惟曰溺于酒色收晉邸后爲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旣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 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爲鴛鴦筵席偶坐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畱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

太尉伯顏陞爲右丞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京師宿雷
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時伯顏適爲汴梁省左
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德之旣以扈從
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
下者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衷甲帶
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愍無術實無他異
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
勢與其弟答刺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

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刺海匿皇后袍下
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姐妹可匿之乎并
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謀害
我我如何救得徐亦絞死于東門外唐其勢旣死命撒
的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爲皇后后乃世宗察必之
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爲次宮
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竝爲后自此始
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人書解人又其閒好
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曰往應舉

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匿刺麻至京禮為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為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剌王家奴也謂剌王為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剌王謀為不軌殺剌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

索秦郵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皆入于伯顏家省臺官多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為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有差品官畜馬 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 河南棒胡者河南散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擊伎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轆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督兵敗之于鹿邑岡擒之號其岡為得勝岡 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

或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著 彗出紫薇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崑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旣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廟 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母佛

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邨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六十餘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丈紅焰半天翼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邨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邨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僧遽喜曰曷與我爲徒弟可乎老遂捨爲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從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

事敗逃淮西淮民間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爲有司所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之而預爲防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遊人皆謂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

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臘爲九彈狀佩之稱聖旨刳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臺中堂坐定喚當值掾史來傳旨我則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德致仕在家卽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八者汝皆傳聖旨槌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刳烈理問金剛奴郎中完者禿黑的兒都事拜住總管撒思監司禿滿萬

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然卽以鐵骨朶自後槌死棄尸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爲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卽自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久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於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爲省宣使使在外給事馮因叩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吐而言曰何者爲朝廷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僞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

使臣者僞也可閉諸省門勿納我將圖之于是殺孟端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八失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俯首聽命獨歸賜不從孟端曰朝廷以月魯輩有罪別選用人歸先生不願仕宦耶賜曰有母在堂不願也又曰歸先生不怕死耶賜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歸賜自此始

已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答臘實興聖宮祁氏子也郭脫脫妻人皆呼脫脫爲乃公其後脫脫

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 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
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
竊告帝曰伯顏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以行往必不
利于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無奈太子在柳林何卽夕
卽召高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于是
先令月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
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時特使平章沙加班召
其館客茫匯氈裏之車中以載之入賜之坐諭以伯顏
罪狀卸其軍權誅之之意使草詔四更使只兒瓦歹平

章及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卸其軍權天明閉大都諸
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
曰諸道隨從伯顏者竝無罪可卽時解散各還本衛所
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院落失
蠻尙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問奸臣爲誰尙未晚也伯
顏卻之曰只爲汝輩向時與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尙欲
誤我耶情知皇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脫賊子之所爲
也言未旣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
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卽時起行無

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真定府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顏謂父老曰爾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會見子殺父但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剌王事伯顏聞知俛首不語殊有慙色也 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瀋陽路安置乃遣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瀋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也飛馬渡河而去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

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戲嬉故此舉雖出于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并問當時草詔者爲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舍之而不問 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

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畱一同
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夜生一男
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卽
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
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
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殮以
杉木棺寘棺上藍寺中一云北塔寺屍水流出戶外人皆掩
鼻過之籍其家數月擗擋不盡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

其嗇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界界每問來
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界界曰當死于南人
手故其秉政時禁軍器刷馬匹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
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阿父赤大夫完者帖木
兒王二人頗有氣節見伯顏私通太后殺剌王竊相議
曰此人有無君心不除之必爲國家患于是截髮爲誓
私相約曰但得閒餅行之一日伯顏休息于家二人侍
立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總管鑽鐵善刀也阿父赤都
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欣然起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

王喜于得閒從旁促阿父赤阿父赤懼不敢發完者帖
木兒王疑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閒者阿父赤觀刀
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卽摔向前阿父赤跪曰此人
常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卽併殺二人而籍其
家其酷虐如此命脫脫爲左丞相益都忽爲右丞相韓
家奴爲御史大夫汪家奴爲樞密使初伯顏旣敗其弟
馬札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爲首相僅半載于
通州置榻坊開酒館糟坊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
南鹽其子脫脫不以爲然嗾參政佛喜問曰吾父喜君

所行言無不聽曷諫我父使解職閒居不然人將議我
家逐其兄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喜問如其言因
乘閒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爲太師于是陞益
都忽爲首相而已副之焉 詔復行科舉 詔太廟四
時祭享賜天下高年粟帛蠲天下租分 右丞相益都
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煙百萬薪芻負擔不便今
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
來西山之煤可坐致城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
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高水河金口高

水瀉下湍悍纔流行二時許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
報脫脫丞相丞相亟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
河 秋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元李好文黃縉許有壬
等數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守操琴彈古調
常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欽欽有向慕之志焉大興國
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
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時務以應故事而已
凡在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爲鈔五兩君子以

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爲羣恣縱恬嬉玩愒歲
月以侮嫚嘲諢爲賢行加屏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
償直掉臂而去無敢誰何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
焉 曩加孫監生也積分試中累官至秘丞在朝鬱鬱
後爲分省右丞一日奉擴廓命入京師議事揚揚過市
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
相過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是往時國生曩加孫也
人皆歎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籠炊也 又普賢奴者
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命至

擴廓軍中留之爲分司部尙書已而京師大饑遣戶部侍郎求糧于擴廓普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鞏不斑也先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竝不會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張志道參政在側因歎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吃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糧五千運

入京師往往國生所就類如此 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川遂爲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爲丞相馬扎兒台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扎兒台遂補爲掾史旣而知不能行其業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元載門耕籍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其額并宮女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爲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簿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
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
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爲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卻之掾
史遂與國史典籍謀之數日丞相不喜或曰若非錢糧
無可措畫乎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
糧者各路椿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
錢糧以爲修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卽日引見丞相丞相
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歐陽元揭奚斯等于國
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 紹興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

詔天下立常平倉 河決白茅口 冬十月十有七日
有事于南郊前三日裸于太室拜享于列聖次第至甯
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儀否禮儀
使傳旨問博士劉聞對曰甯宗皇帝雖是弟然曾承宗
器而爲皇帝時陛下亦嘗作他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
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作諸侯僖公
是兄在閔公後作諸侯宗廟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
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
蠲天下民租五分 詔天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

取守令以常平倉得法湊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歐陽元揭奚斯等修遼金宋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稟右丞相脫脫奏聞脫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稟三卻衆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愠也蓋稟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修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幸蒙丞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文而所以掌其事使就緒實賴丞相之力也某等謹以書丞

相爲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爲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脫脫大喜卽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以爲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爲非也進史畢大宴羣臣于宣文閣脫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記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爲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

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殿中邇來皆公卿膏粱子弟
爲之其實膏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以來三十六年史
事竝廢 馬扎兒台太師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譖言
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脫因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
詔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其父之貪
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辭位陛下宜卽許之至
是帝亦因而許之蓋憶其初用詭計也以阿魯圖廣王
爲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識爲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怯兒不花爲丞相三月詔曰乃者

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河南尤
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菲德所致諸方賊盜竊
發去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
已入者準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疾苦
求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
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紀綱餘皆鼓
吹而已 命選天下郡守凡其人之官皆陞辭聽旨諭
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

飢渴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爲我牧此民無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爲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選轉某人爲某官必問曰此人已前行過事跡果然一一皆善否爲我悉陳之可也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爲翰林待制或議以爲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識者誦爲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張樞不至 朶兒只班爲右丞相賀太平爲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修六條政類成 淮南北大水已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爲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獵與脫脫子加刺張同庚以故加刺張獨畱京師與帝子同嬉殿外愛育失黎使加刺張偕已作老鴉聲旋繞殿墀三匝已而復使加刺作老鴉而已負之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太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帝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刺張也問何爲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啓曰脫脫好人

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名其
項高而下鉤置之羣馬中若駱駝之在羊隊也上因歎
羨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
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脫且將入復爲
相也因乘閒游說薦之于帝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
七汝何爲薦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
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好祁后于殿屏後竊聞之陰使人
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脫至京師乘昏入城然亦未嘗見
帝也祁后伺帝有喜色因誅加刺張于帝前曰汝亦思

汝父脫脫耶加刺張跪曰思之也帝曰脫脫今何在而
汝欲使之見也后起謝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
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卽使人促之見至則上在椽毛殿
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召汝來耶祁后爲
之失色脫脫徐曰郎主使奴婢侍親今日幸親終服闕
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相與泣慰之翌日遂有再相之
命 命中書莅祭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爲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尙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意
興作蓋爲前相無聞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

大有爲以震耀于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交叉臥置貫大與銅錢子母相權竝用脫脫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書省告以將更鈔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母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追奪思誠祭

酒所授宣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詞乃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

春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 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銀爲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于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日

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尙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現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萬一與挑河人夫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曰汝前爲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爲工部尙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共費以億萬計府庫爲空有龔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貴

爲心進言脫脫曰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懾伏衆情于是起大獄以謀害大臣眞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韓家奴于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肆虐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川潁上紅軍起號爲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州灤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荆漢許汝水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爲首陷朱皋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甯光息信陽蘄黃者宗彭瑩玉和尚又

推徐真逸爲首陷德陽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
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爲首布王三號北瑣紅軍
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瑣紅軍奄有
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爲首芝麻李
者邳州人也值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賑人故
得此名賈魯挑黃河所在廢民業民心不安芝麻李與
鄰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木之功百姓貧苦
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有真
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社長也曰我知惟某某

可用燕城南彭二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
大事也我當爲汝致之卽訪其家人門見其人方礪斧
斤謂之曰汝礪斧斤將何爲耶彭二云州縣云有賑濟
日日伺之實悞事飢無得食我將伐薪入城換米喫可
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我視汝膂力過人何
處不得一頓飽飯吃耶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
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卽解其意應曰其中有芝麻
李乎曰有有我當從之遂引見芝麻李喜得八人歃血
同盟于是年八月十日伴爲挑河夫日夜倉皇投徐州

城夜留城中門卒拒之則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爇四火城外四人亦爇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爲一處城內納喊一聲城外接應一時城中大亂四人者遽奪軍器亂殺外四人因而得入同聲叫殺民久不見兵革一時見亂殺皆束手從命天明又樹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亦百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璧西井安豐濠泗事聞朝廷省吏抱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觀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

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追乎其後張士誠起于淮海趙明遠起于徐州毛貴起于山東明元帥起于四川獨本朝龍興淮南卽以建康爲天下根本東征西伐南誅北討四海人心歸附皆有後後來蘇之望元朝之國祚可盡矣先是董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本朝定都建康築壇于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歸豈人力之所能爲耶 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

庚申外史卷上
赤頡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頽上紅軍阿速者綠
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
軍其三將但以酒色爲務軍士但以標掠爲營于勦捕
之方漫不加省赫廝軍馬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卜
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爲
笑其後赫廝死于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速軍不
習水戰不服水土病死者過半十二月布王三陷鄧
州南陽
壬辰至正十三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逸陷湖廣

其將會元帥陷安陸江陵脫脫爲相諱言中原兵亂而
哈麻媒孽其過帝召脫脫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
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
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帥逸善之者上
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使攻城又有淮東
豪民王宣者亦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壑趨勇慣
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
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諸將各勵乃事我至卽
攻之須臾脫脫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又調阿吉刺太

尉攻汝甯汝甯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刺攻平汝甯城
赫廝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爲將領侍衛漢軍合
愛馬韃靼軍合數萬衆屯汝甯沙河岸日夜沈溺酒色
醉臥不醒敵人偷營逃失大將所在次日閤死人得其
尸死人中師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
先帖木兒代爲總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物帛車數
千輛河南北供億萬計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
帖木兒駐軍河沙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
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

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
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
屯焉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抵暮入
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
宜建言募鹽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
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 賈魯治黃河疏凹里邨塞黃
龍江口立回龍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 脫脫議軍事
每迴避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頭中書韓伯高韓
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

榜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
召還京師勿令誣誤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
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
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
跡尙存可舉行之于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一十三路
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去
冬復立庸田使司于江南咬住平江陵答失入都魯
平襄陽

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爲宣政院使哈麻既

得幸于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
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
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
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
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
旨封爲司徒以四女爲供養西番僧爲大元國師以三
女爲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刺馬的禿魯
帖木兒脫懽孛的蛙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

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
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些
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輩用高麗姬為耳目刺探
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儷配擇其善悅男事者
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家喜得金帛貴人家私
竊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室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
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 脫脫
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既而陰構朝旨令班師使者
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

京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 穎川沈邱探馬赤察
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號義兵克復羅
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路花赤授李思齊
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部
再議于是察罕授汝甯府達路花赤思齊知府 冬十
二月二十七日天鼓響于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花冰二月朔日食 張士
誠起兵泰州劉福通襲據高郵截南北路 倚納十人
與帝竊議脫脫在京不可于是謀令太史王監承奏連

夕相星犯帝座自是帝疑脫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
援而外有倚納十人之譖識者皆知脫脫不返矣 秋
八月二日脫脫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來兵
圍高郵三日中書右丞相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師費
財彈擊脫脫帝信其言詔卸脫脫兵權淮安安置令樞
密院老張代之當是時脫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
以指揮天下天下希其有功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
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
日收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

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帝玉音以爲在
後事體朕再有密旨來今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
意進取可也詔書且勿聽事既久小人讒言自然明白
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
可詔我而不從是與帝相抗拒也遂從詔大軍百萬一
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
陰遣人先來軍中曰其長曰詔書且至不卽散者當族
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鐵
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脫脫在淮安一月詔復

使西行鳩死于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
兵定真州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
哈麻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 是歲省吉
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蘄黃之紅巾
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爲義
兵所破大敗南還旣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
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
中官軍盡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
退而賊勢復熾矣 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

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爾赤代總其兵攻臨
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又卒後敗
亡

庚申外史卷上終

番禺孟鴻光校

庚申外史卷下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吳太保死裨將陳生叛入西京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答失八都魯討平之 以汪家奴為右丞相鼎住為左丞相哈麻為平章數月鼎住薨哈麻陞為右丞相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 立興聖宮祁后子愛育失黎答臘為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為事親



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爲安民之效勿謂昊穹之高一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廷之奧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爲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爲徒訓也 劉福通劫敗答失入都魯長葛營趙明遠陷嵩汝以及洛陽 明元帥入四川陷之自稱蜀王香軍陷安里二日陷和州三日破廬州宣讓棄城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甯國遂據江東旣而池州安慶尋復皆沒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旣得相位醜前所薦西天僧所

爲恐爲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事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僞若初未嘗薦之者又私念以爲前薦西天僧時甚秘密惟妹婿禿魯帖木兒知之莫若併去之以滅其口乃謬謂其父篤魯國公曰我兄弟二人一薦而爲丞相一爲大夫皆祖宗德澤但妹婿禿魯帖木兒在上前近行慢褻無禮爲天下士大夫所議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爲我利不意其妹于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麻伏人臺陽又有旨跟隨哈麻人吏都散又有旨令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

惠州雪雪安置太甯中途皆杖殺之上始悟哈麻譖脫
脫令脫脫骸骨還京師 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
陽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其秋下唐隨安陸沔
陽德安以及蘄陞爲河南行省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
爲右丞相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入都魯爲四川參
政引兵自巴蜀來先復襄陽均房調入中原獨有功至
是陞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本朝起建康
張士誠據平江 危素爲司農司丞于京師雄霸等州
屯聚糧以給京師號曰京糧爲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

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答失入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
侍臣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先是太不花軍士失律
劫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褫其職以白衣聽
達失調至是復命爲湖廣省左丞相仍提軍前往征山
東毛貴答失入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
是二將皆渡河 五月汴梁大饑守臣失烈門知院遁
紅軍劉福通自稱太保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于亳州
入都于汴梁之皇城其軍分三支關先生破頭潘馮長

勇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力
款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兵合田豐趨大都而帝方與倚
納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字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
人衣瓔珞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雁兒舞其選者
名十六天魔復命答失入都魯駐兵曹州未幾死子孛
魯帖木兒代領其衆愛詔鎮守西京答失入都魯既死
其部下察罕帖木兒兵勢甚盛命爲刑部侍郎號長槍
侍郎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破益都義兵黃軍下萬
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 罷商稅

罷寶錢提舉司 四月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余闕
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不至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
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怒朝廷不從駐
兵彰德玩寇不進賀太平以計殺之于保定併害其子
壽童駙馬以紐的該爲添設丞相 山東毛貴兵由濟
南犯直沽去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值太不花裨將
劉哈剌領兵自晉冀來大戰卻之哈剌以功由尙書陞
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

安豐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
宮殿望虎賁司犯大甯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
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
暖氣如春 西京李羅饋京師數千車 帝嘗爲近侍
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榱宛轉
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爲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
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
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祁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
衣諫曰使長年已大大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

人事上足矣無惑于天魔舞女輩不自愛惜聖躬也帝
拂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后內宮祁
后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
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爲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
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
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
時風氣豈偶然哉 帝嘗謂倚納曰太子苦不曉秘密
佛法秘密佛法可以益壽乃令禿魯帖木兒教太子秘
密佛法未幾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噫 陳友諒陷江

西龍興司徒道童左丞火而赤總管安謙棄城從西門走撫州陷瑞州守臣臨江同知給事中死之至臨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尙書總管海尙書皆死之陷撫州達兒花赤兒者完帖木兒被獲不屈死之陳友諒乘勢下江南至太平殺徐真逸于舟中而自立既而大敗于金陵南還後于江州建都焉

己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關先生趨金甯焚魯王宮府駐居遼陽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勿都時也先勿都爲詹事以爲總兵大將軍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

生破頭潘自晉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畱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取遼陽則其子功成至則關潘軍日治戰馬一無退意也先勿都畏之縮跡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爲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嘗養聲譽用成遵蕭庸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首從之及也先勿都敗還反以功陞爲學士相與歎曰朝廷賞罰無章紀綱埽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頗以爲憾京師大饑民殍死者幾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鴟鴞百羣夜鳴至曉連日乃止又居

庸關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饉何以療之指
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先是
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爲太尉且以歲饑遣使督海運
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據浙東有船二
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爲王土獨能運
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再活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
之時一歲入糧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石
而浙江四分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腹裏一分強
湖廣陝西遼陽一分強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

入凡千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
緜人凡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匹而江浙常居
其半及張士誠有浙西方國珍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
者以爲元之氣數不推可知也 指空者西天刹帝利
王第三子狀貌魁梧不去鬚髮服食擬于王者居京師
四十年習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
亦不免年百八歲而死 甘露降文宣王廟樹上凝如
白霜啖之味甜 黃河清鄭州長數里 貴赤衛韓僉
事家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爲孛羅所拘于西京父母悲

康時外紀卷下
十一
歎失二子且貧老無以爲食早夜哭泣方哭之際忽聞
次子來告曰吾兄將西京麪來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
果然自此以後往來聞其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小
兒盡見其容貌服色而長者但聞其聲一日來告父母
曰阿爺阿娘可遷西房兒欲居東房以某日娶女其日
小兒果見筵席賓客甚盛又聞歌舞雜劇之聲者數日
其京師之不祥者有如此 建清甯殿外爲百花宮環
遶殿側帝以舊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
魔舞女恐宰相以舊例爲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

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晝作夜外人初不知也 帝又
造龍舟巧其機括能使龍尾鬣皆動而龍爪自撥水帝
每登龍舟用絲女盛粧兩岸挽之一時興有所屬輒呼
而幸之又令諸嬪妃百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太倉積
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抵支茶紙雜物之類 冬十
二月左丞相成遵參政趙中蕭庸等六人丞相賀太平
誣以贓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后與太子謀求內禪
使宦者樸不花邀賀太平贊帝遜位于皇太子賀太平
懼不敢從復邀太平用其黨數人又不許太子銜之太

子一日倡言于中書省堂曰我所用者汝皆沮之汝所用者今皆以賊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于是稱病求免相位初祁后與太子謀內禪賀太平既不允其事後謂太子曰太平不可使居相位有兀良歹其人與汝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成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喉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兀良歹居興州逾月以無疾卒太子疑太平害之怨之愈深

庚子至正二十年春二月九日以賀太平爲太保罷相是月搠思監爲右丞蓋老的沙所薦也初上罷賀太平謀相于老的沙欲自爲之而難于發言遂薦搠思監帝以搠思監爲右丞相老的沙爲大夫老的沙恃有薦相之恩數有請于搠思監搠思監不答二人遂成隙搠思監恃有祁后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帝母黨之戚于是構怨日益深矣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大半汝不可居祖宗大位將國璽

庚申外史卷下
送與我我當代汝爲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
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麻刺朶兒只禿
監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復起哈麻赤萬人爲軍哈麻
赤臨陣皆脫號衣從宗王與合勢追奔百里三知院單
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
高麗王奢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
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
于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竝殺之
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禪將左李率輕騎萬人

從間道走西京降孛羅聽調已而又降擴廓 初賀太
平辭相時帝賜以金帛駝馬使之歸老于故所生之地
太平旣出京城沿途畱宿不進撻思監疑其徘徊顧盼
猶有希進之心諷御史彈之誣以謀害大臣并其子也
先忽都殺之于野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十萬擊
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黨有脫懽知院
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臨死罵不絕口舊例宗王
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之

陳友諒者徐真逸之臣也已而握權篡其位沈真逸于江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至是大軍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僞守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四日也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自毛貴死其將爲復仇殺趙思用國內大亂花馬王田豐埽地王互相攻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州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爲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卽以朝命授豐爲山東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

登萊沂密等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時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爲營圍數日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施設多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忿曰我以山東地降汝又爲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爲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爲曹操我豈不能自爲之耶于是與同儕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至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勇者帶刀若供給然兩人來

一人以擊鼓爲令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察罕于十四晷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王士誠卽埽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閒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謬以爲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遂開門納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城中人復推察罕爲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爲子察罕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同僉白瓚住乃察罕舊人有機識遂倡言曰總

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爲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爲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衆亦皆拜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丈餘埽太微帝命占之占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卽馳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故及于禍帝聞其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聞之在西京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聞察罕死婦人小兒皆爲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于清甯宮殿置龍
牀中坐東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
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讀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
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乃狀元
李好文也太子初學書甚適勁其後放蕩無拘檢專喜
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之曰徽宗乃亡國之
君不足爲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不學他治天
下庸何傷乎 冬擴廓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
械歸京師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調京北口白袂等邨千
餘頃號內府稻米供給女寵併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
支 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出則恃勢驕
橫強奪人田舍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改王不勝怒盡
殺祁氏一家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長盍爲我雪
此恥時高麗王昆弟有畱京師者乃議立搭思帖木兒
爲王而以祁族子三寶奴爲元子以將同知崔帖木兒
爲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爲高麗兵所敗僅
餘十七騎還京師秋七月大兵克廬州守將左君弼遁

淮西降附 野鴿巢興聖宮數年蕃息數千驅之不去
網之不盡君子以爲興聖宮祚氏之宮也蒙古以韃靼
氏爲父翁吉利伯牙吾氏爲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
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
此野鴿所以來巢有開必先應也 初庚子辛丑之歲
李察罕與孛羅常構兵爭晉冀之地帝以晉冀分屬兩
家且諭之曰土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
政院使朴不花與丞相搠思監相爲表裏專一貪黷無
厭袒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

謂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
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纏綿不解監
察御史傅公讓一云子敬率同寮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
不花是我資政院老大者看家貧人也臺家何無情而
欲逐之汝不能爲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我盡有
主張明日貶傅公讓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惟老的沙
在臺而已既而新除臺官陳祖仁等十餘人又彈劾二
人事又外除之既而諸道臺憲皆以爲言于是太子怒
欲并去其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隨入孛羅軍中孛羅知

其冤藏老的沙于後寢朝廷圖形徧求之不可得朴不
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
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日之所爲渠必得知臺家亦必
知之終當爲我不利糊思監曰彼皆老的沙黨也老的
沙既爲孛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爲內應社
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
狀十八人不勝苦楚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
亟左右曰願釋十八人之冤太子之疾可無禱而免糊
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途有死者有以

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俱召還 宏農盧氏山移五
六里 八月陳友諒兵與大兵大戰于鄱陽湖中箭而
死大兵遂進圍武昌其子理出降湖廣荆襄諸郡皆歸
附 陳友諒之篡位徐真逸也僭號大漢改元大義天
完至是亡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外有
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
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初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兵西
方禿堅曾往也先屯擡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忿

然坐也先不花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
爲人剛果不測譖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怒
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于是拘五府官告孛羅曰朝
廷爲佞臣作弄至尊更無公論至此我當擁兵入京問
此舉爲誰禿堅軍將行朴不花搠思監稱詔書謂孛羅
與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孛羅兵柄詔到孛羅營孛羅手
裂之囚使者禿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興州以
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我非犯
闕願得好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

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禿堅爲之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
座朴不花側坐拜朴不花與搠思監交跪禿堅奏帝求
擅自執縛大臣赦又求稱兵犯闕赦已得二赦然後釋
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禍及忠良倘
循習不改奈天下何吾執此二人去也陛下亦宜省過
卓然自新一聽正人君子所爲不可復爲邪說所惑然
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固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
執此二人詣孛羅厚禮之逾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
罪復笑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時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

何不見還因取似此者六串來送還李羅見之曰皆非我家故物也不要復追前物果取故物來方是李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以坐視而不清之乎遂殺此二人復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秃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門外人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輒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爲右丞相臣爲左丞相秃堅不花爲樞密知院老的沙爲中書平章如此同心竭力整治庶政遂執讒佞數人并倚納九人皆殺之逐西番僧罷諸造作時方修築

宮牆立爲罷之散驅祁后出宮屏居厚載門外是時白攢住駐軍廬州溝因挾太子遁入擴廓軍中李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一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陳去也李羅入京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人馬皆立足不定自西自東止于更鼓樓西李羅入住宅適在其處初削李羅兵權時糊思監召承旨張翥草詔翥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能爲之執筆乃更詔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過中書郎中

曰我恰了一件好勾當爲朝廷草詔削李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此舉莫非撥正反亂也客有暢勲在座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者也李羅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貴之曰詔從天子出柵思監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乎遂止之 祁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局中或言李羅因夜巡警至后所畱宿故后復得入宮 雷擊延春閣西脊 大兵攻江西諸山寨攻贛州陳友諒故將熊平章拒守自冬

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遂定閩廣之地袁州歐道人亦歸款率其屬歸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納女李羅約以某日成婚李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李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成婚李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食必同坐共食廚中每早辦飯四十品隨諸夫人索食其人朝時諸夫人盛飾餞行各進酒一卮荒于酒色銳氣銷耗矣 擴廓分兵爲三駐大都城外遙制李羅而不與之挑戰其白瑣佐領一支在通州者李羅命

其將姚一百與之戰一百被擒李羅不勝怒自將兵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子不戰而還 五月七日天雨白毛長尺許細如馬鬃或諛于帝曰此龍鬚也帝乃命收而閤之祀之如神 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 七月李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畚者居家好奇謀而平生憤漢人不得志于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爲待制帝欲殺李羅與之謀與謀者六人曰洪保保火兒忽答上都篤金那海和尚帖木兒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挾

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閣東古桃林內時李羅早朝小飯畢將上馬回去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上馬候丞相出諸衛士起立于馬上丞相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時丞相出預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畚搖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來平章失烈門謂李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李羅推失烈門失烈門強李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梢冒李羅帽而墮之失烈門遽爲拾之李羅曰咄今日莫有事已而又有

一人突然橫過其前，李羅方眙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訖。」一人批其額，李羅以手禦刀，遽呼曰：「我帶刀者何在？」有一人斫其左耳而死。遂譁傳白瑣住軍在西宮裏，老的沙亦被傷而出。李羅騎士問曰：「我那顏久不出來，何也？」老的沙謬曰：「你那顏又發酒風，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已被殺矣，擴廓大軍無數在西宮裏。」李羅軍大駭，散四走。時帝居窟室，約白事捷，則放鴿鈴。于是帝始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者，皆許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

的沙趨至李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秃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辣黎謂帝已崩，李羅爲皇帝將兵來討之。故李羅遣秃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秃堅帖木兒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秃堅帖木兒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膿團不可輔，小婦的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赴趙王，扶立趙王南面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終慮事不成，醉以酒縛二人送京師。剛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秃堅罵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

憶其祖父之言不從禿堅計元史云正宮后車必氏宏吉刺氏聞孛羅難作薨帝賞殺孛羅者六人功徐施奮不受賞一夕逸去孛羅既死以伯撒里爲右丞相九月擴廓護太子還京師以擴廓爲太傅左丞相封河南王居京師兩月擴廓在軍中久樂恣縱無檢束居朝怏怏不樂朝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擴廓與左右謀之左右勸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詔從之十二月朔日食洛陽山鳴擴廓退位伯撒里仍爲右丞相藍答里爲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總兵既受朝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恆者儉人也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計以密其奸謂擴廓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張師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去武關與大軍并力渡淮彼若恃頑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用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

侯先以劄付調關中四軍張師道脫里白孔興俱不受
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
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
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
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
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
分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
積糧草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
廓之出爲治兵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釁

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而移兵彰德其欲窺我
京師也耶又怒祁后及太子曰向者擴廓舉兵犯關今
日擴廓總兵天下不太平爾母子誤我天下土疆分裂
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爲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捶楚
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十一月擴廓不得已命母
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貊高完料宜駐兵濟甯鄒縣等
處名爲保障山東且以南軍塞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
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識者哂之 先是小明王駐兵
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

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渡遇風浪掀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輩軍頗不及遂使人求助于朝廷因差左丞相袁渙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擴廓曰我每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攻之旨且袁渙貪賄之人也此豈其本意可令在京賊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也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丞

相後患于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何如二人因進計曰關中四軍惟李思齊軍最強李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兵將通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顏高完駐兵鄒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顏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以適南軍猶未晚也擴廓即日從其計顏高所部將多孛羅之

黨行至衛輝部將夜聚或曰我爲官軍擴廓爲總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檄我行糧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劉參政投刀誓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貊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貊高卽使其首領兵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兵精僞作使人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

兵宥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從部將盡在懷慶識者以爲貊高完此舉終不成大事矣先是朝廷見擴廓不受調而構兵仇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貊高使來大喜升貊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兵北且詔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劫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貊高懼擴廓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盡劫掠

衛輝民畜而北歸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
臣李鳳國者進謀于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
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
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
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
于一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爲而貊高一部背擴廓向朝
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于是開大撫軍
院于京師專制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貊高
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爲忠義功臣名號 九月

大軍攻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兩廣擒友定 貊高
率兵攻真定不克而還 張士誠者名九四初起泰州
後據高郵入平江浙西淮東諸郡號稱吳王國號天祐
至是而亡 十月國朝大軍平定河海十一月平定山
東 擴廓自懷慶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爲國
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爲國公關保亦以晉
冀歸之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貊高率兵攻懷
慶不克 武庫火 四月大軍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

庚申外史卷下
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 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關保與
與貊高合勢攻其東張師道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合軍
攻其西 閏七月一日大軍自灤渡河三日平衛輝五
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 是月二日貊高出
兵逼太原城爲陣貊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
翌望見之易旗幟駐兵于其西角貊高果誤入其陣卽
分擒之時關保營在貊高營西未及出布陣急縛貊高
示之營軍亦皆潰散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
降于擴廓 六月大雷雨電雨中有火燒白塔寺先是

七月二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永平也速軍潰于
是檀順會利大興等處以次皆降附焉大軍又攻潼關
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關貊軍敗被擒
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輔國盡復擴
廓舊有爵位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勤王
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
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
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
師由紫荆門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恆曩元輝則

日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
中觀其成敗爲計耳 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
帝得報大懼即日委懷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畱守
大都二十八夜帝卽捲其女子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
都八月三日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
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總管廓允中中書左丞丁
敬可皆死之是歲卽國朝洪武元年之歲也 十一月
擴廓軍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軍自盩子城入破擴
廓于澤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來領兵援晉冀駐龍

鎮衛子口去太原七十里而大軍至先鋒常遇春夜斫
擴廓營侵及擴廓中軍擴廓匹馬隻靴夜遁于是晉冀
之地皆平 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勅旨改爲北平
府仍令常遇春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
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紅羅山
在東南也速駐兵在焉上都恃有紅羅山爲之藩籬紅
羅山恃上都爲救援而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覘之卽以
大兵銳騎銜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六月二十八日卽
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

出城遁挈其后如入于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太祖所都之地八月二十一日平懷慶鞏昌平涼臨洮府而天下遂大定于萬萬年矣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廓擴廓受之于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言之世祖欲伐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爲可伐或以爲不可伐而劉太保秉忠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城奉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帝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豈諸侯王臣耶其畱事朕自伯

顏受命出師世祖日夕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爲之君伯顏爲之臣兢兢業業尙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漫爾而命擴廓擴廓亦漫爾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擴廓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處則昧經國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改

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年之帛蠲免天下民租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譚貞觀政要出厚載門耕藉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已盡蠲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皆寬平之心所爲者也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餘圖大政爲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長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俱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鬻羶擁毳素無學問內無

侍從臺閣之賢外無論思獻納之彥是以四海之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相率而聽夫鬻羶擁毳飽食煖衣腥羶之徒使之坐廊廟據樞軸以進天下無藉之徒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庚申帝寬平之心因是益進矣是故易大傳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終保天下何至于遠遁而爲亡虜哉

庚申帝幼時常貶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圖寺其未至寺時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刺入失館伴南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猢猻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獻帝命姝公受之則山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因呼上船則俯拜如初帝問之曰汝更有伴侶乎猢猻手指岸上帝因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羣猢猻多至百數皆相招呼以行至船側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則告之以其故其長老號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

又命寺中曰羣猢猻當餐我飯汝不可以飢之日爲我設兩餐自後每飯聞雲板響羣猢猻皆累累然攜負幼小而來故土人號爲猢猻寺其後寺遂以此爲名後帝卽捨與本寺常住租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亦嘗教之讀書論語孝經日寫字兩張及召回京師收書冊紙筆藏小皮匣中手自開閉用馬駝之前行頭髮嘗生蟻蝨使民嫗捕之告嫗曰是雖血食于我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之懸于屋簷下冷殺可也然亦時薄劣常鑽地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

庚辰外史卷下
三
領羣兒二三十餘竿紙爲旂插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習之或飛泊池枯木枝上卽不顧靴下水捕之嘗爲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司官府官來輒坐長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司官府官出卽下座嬉戲如初蓋其性度如此一時勉強素非涵養有之哈刺入失當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羣猢猻之畏伏狀以爲終有天命始不敢有逆心後羣猢猻自帝北還復移其

類返故山有老猢猻三十六枚盡日哀號江岸逾數日皆擲死識者以爲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驗也子聞之友人暢申之曰帝不嗜酒善畫又善觀天象當沙閉之陷上都也已而東行左右勸帝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母多言有福者任其自來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帝守京師以待援帝搖首不從卽日遁去始雖畱意故事終無卓越之志自溺于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爲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

親男女雜揉何殊聚麀其後祔后諫已強其子使學
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為夷狄夷狄一變為禽獸
堂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
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
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于人外為不得已之狀內
實行其欲殺之志其問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問
乙則曰甲與汝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謂
甲曰乙嘗欲圖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
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

死則曰此割據弄兵殺我也人雖至于死未嘗有歸
怨之者豈昏愚者所能為之也

或又曰庚申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
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正改元以來凡權臣赫赫跋
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凡
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
優柔不斷者所能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
其陰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
陽剛之德總攬陽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操陰毒之

性者適足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德也必曰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知之機運外有神武之雄略內有不殺之神慈外聰明而內睿知外神武而內不殺然後爲聖人之全德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爲亡虜也不亦宜乎嗚乎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心哉殺一惡人而能使天下之爲惡者懼使天下之爲善者喜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能使天下爲惡者喜使天下之爲善者懼則爲

人上者甯不殺可也古之聖人不殺者其此之謂夫

庚申外史卷下 終

番禺孟鴻光校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人葛溪其號也隱
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丞相
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海陵鹽船
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閒關往北尋見苦
請還鄉于是附鄉人鹽船回與予言始寓臨江蓋隱
德碩學之士也因閱此錄遂廣其傳云金華朱濂

--	--	--

